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十五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万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麦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飈風俗暴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 唐言大族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
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
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
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學
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
已久辯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
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
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
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
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
逐無復孑遺
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唐曰幼日）崇敬
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
自守疆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
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
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
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
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万
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
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
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
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
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

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
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
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
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依賴
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
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
疾告幻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
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
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耻也
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
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
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隳廢王
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
耻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
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
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
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
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
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
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
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
其自愛當終尒壽已而告幻日王曰

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
虐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
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
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
慈母之命慰失國之君姑以稚女待
以殊禮捴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
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
竄山野北投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
王深加禮命慰以失國封以土邑歲
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弥羅王
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䭾
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
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
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
欲誅戮無遺雖頼時諸輔佐咸進諫
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
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
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
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
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
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
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
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

尋即殂落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
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
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
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
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
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
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
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
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菓木稀疏編
户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
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
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
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
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

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
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号
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
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
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
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答秣蘇伐
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
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
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
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
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
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
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
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
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
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
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
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疏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嘉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麤弊既癭且尰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

那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
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跡斯記從此北
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
至洛護羅國從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
阻寒風飛雪至秣邏娑國(亦名三波訶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
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
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
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
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
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
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尠
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
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
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
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

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
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
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
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
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
斑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
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
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
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
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
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
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
連訛也）布剌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
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鄔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
睺羅又曰羅云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
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
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
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
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
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
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鄔波釐

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
養羅怙羅習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
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幡布
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
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為
室因谷為門尊者鄔波毱多（唐言近護）之
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
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
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
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
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
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衆
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
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
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
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
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
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illegible]周七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
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
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
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
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
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
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
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
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
怨謗王不從命王以為眾庶者難與
慮始地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
志素有高才密齎束帛命入後庭
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
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
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
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
林之下羣官稱慶眾庶悅豫宣示遠
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
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
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
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

煙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
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
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
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
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塗冥漠
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
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
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
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甎皆黃赤色甚
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
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荼僧伽藍
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
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
勤那國(中印度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
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
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
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
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
搉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
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閻
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
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
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
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
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
詿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
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
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
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
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
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
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
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
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
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
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
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
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
引俯首反激狀異眾人有外道曰吾

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
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莫斯遠濟
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
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敻激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
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
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
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宜穀麦多花果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
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達羅種也不
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
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
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
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
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

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
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
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
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礼天軍
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
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
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
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
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礼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
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礼天
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
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伽藍北三四
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
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
迦濕彌羅國人也聡敏博達幼傳雅
譽特深研究説一切有部毗婆沙論
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
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
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循覽遂
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歳作

俱舍雹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
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
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
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
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
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
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
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
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
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
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
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
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
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彦察乎真偽
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
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
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来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
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
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此論扶正宗
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
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

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
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湊先
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没汝持是書及
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
畢奄尒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
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
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
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
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
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
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
緣大義存其宿志况乎此論發明我
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
衆賢未没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
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
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
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
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
没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没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
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弥羅
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
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
賢論師窣堵波也撫而歎曰惟論師
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
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
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
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
論令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
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
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
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
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昭然滅身
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
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
死處地陷為坑同旅焚屍收骸建
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
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
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
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
為岸引殑伽水為補五印度人謂之
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著儲醫藥惠施鰥京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中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

[illegible]域記卷第[illegible]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
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處其側有如
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
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呾邏國

(中印度境)

堊醯掣呾邏國周三千餘里大都城
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
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
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
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
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東行二百六
七十里渡殑伽河南至毗羅那拏國

(中印度境)

毗羅那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呾邏
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

域記卷第四　第十張

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習
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
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
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
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舊謂僧伽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那拏國
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
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
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
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
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
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
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
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
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
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
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
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
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

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
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
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
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塼石飾以
珎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
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
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
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
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
向階雕鏤竒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
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
来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来
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
是如来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
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
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
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来自天
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
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

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
行善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
則以慧眼觀法身也聰連華色苾芻
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
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来
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
是[illegible]迹垣内靈異相繼其大窣
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
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國 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